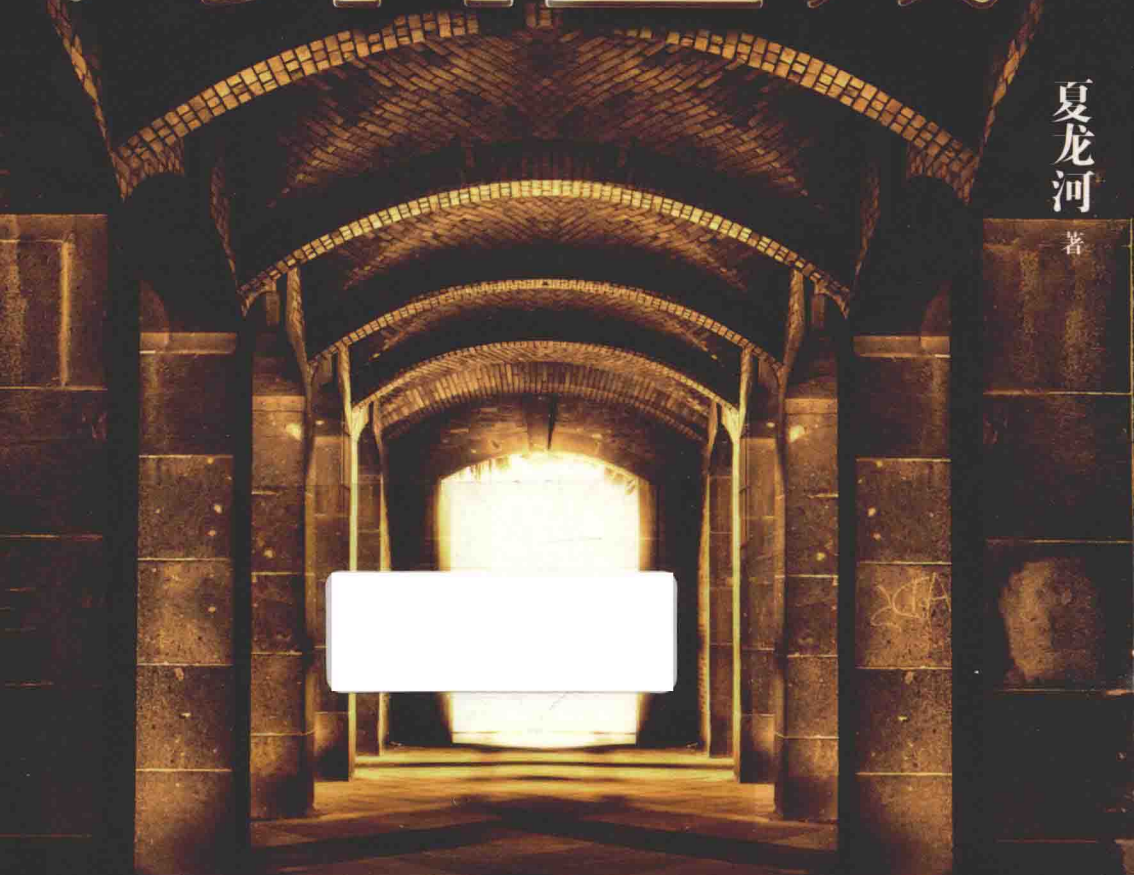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顺宝藏，向贪婪的人发出了邀请的信号！

# 万古金城

夏龙河  
著



一段蛊惑人心的历史谜案，一场关于宝藏的喋血之争

这一局，我们不为恩仇  
只为世代守护大顺宝藏的忠贞誓言

李西闽 岳南  
联袂推荐

“万”字迷阵、八卦阴阵，变脸局中局凶险万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# 万古金城

夏龙河  
著

WAN

GU

JIN

CHENG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古金城 / 夏龙河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
2017.4

ISBN 978-7-5306-7160-3

I. ①万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2538 号

责任编辑: 魏 青

---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400 千字

印张: 25.5

版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---



「**万**古  
「**金**城」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|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自杀的副市长 | 001 |
| 第二章 | 神秘的顺脚僧 | 040 |
| 第三章 | 江西之行   | 079 |
| 第四章 | 逃出老母教  | 112 |
| 第五章 | JL 集团  | 154 |
| 第六章 | 荒山追杀   | 198 |
| 第七章 | 古寺     | 242 |
| 第八章 | 风水宝地   | 287 |
| 第九章 | 万古金城   | 331 |

## 第一章 自杀的副市长

### 1. 诡异的木雕和尚

杀手摸到副市长尸体的时候，彻骨的冰冷让他不由得轻轻叫了一声。

借着从隔壁停尸房透过来的昏暗灯光，杀手抬头看了看唐国军。唐国军脸色凝重，两只手在副市长的身体上游弋，细致温柔，不放过每一寸地方，似乎副市长是他的情人。

杀手看得头皮发麻。他实在想不出来，这么一具跌得破烂不堪的尸体，跟传说中的大顺宝藏会有什么关系。

唐国军抬头瞪了杀手一眼，眼神凶恶。杀手无奈，只得强忍着，伸身在副市长的身上胡乱摸索。

其实要从这个副市长身上找到什么，杀手不知道，唐国军也不知道。唐国军只是告诉他，他知道这个副市长身上或者家里会有重要线索。至于这线索具体是什么，他不清楚。只有找到了，他才会知道。

脏话飏出，这种寻找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。

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是这个大型医院的太平间的冷藏室。紧靠冷藏室的是停尸间。刚刚他们从停尸间经过，杀手看到那些蒙着白布，在清冷的灯光下静静地躺着的尸体，似乎都做好了一跃而起的准备。短短的几分





钟，杀手被吓得两膝发软，浑身哆嗦，差点没倒在地上。

冷藏室的这点光线，是从停尸房传过来的。因此杀手总有停尸房的那些尸体正在瞪着他们的感觉。好像随时会有一具尸体蹦跶着，从那边冲过来。

杀手在副市长身上胡乱摸索了一会儿，唐国军已经把副市长的正面从头摸到了脚。他对杀手示意，把副市长翻过来。

被冰冻起来的副市长，似乎对两人的胡乱摸索非常不满意，杀手和唐国军一个扳着头，一个扳着脚，两人翻了好几次，都在最后关头，被副市长一个翻身，又翻了回来。

即便是颇见过些世面的唐国军，也有些害怕了。他起身，后退两步跪下，对着副市长磕了几个头，念叨了几句。

副市长好像终于气顺了，任凭两人把他翻了过来。

副市长的头在杀手这边。杀手抬手，拍了拍副市长的头。副市长头发浓密，郁郁葱葱。杀手感觉到，副市长的悲伤、遗憾、愤懑，正通过头发，传导到他的手上。杀手的手不由得在副市长的头顶多停留了一会儿。这一会儿，让杀手觉出了异样。副市长的头顶似乎有东西。

杀手一愣。低下头，仔细地在副市长的头顶摸索起来。

摸了一会儿，他终于确定，副市长的头顶有三颗圆圆的东西。此物很硬，深入头皮，如果不仔细摸，根本摸不到。杀手把这三颗圆圆的东西仔细摸了几遍，确认是三颗钉子。

也就是说，副市长的头顶有三颗钉子深入大脑。杀手呆了片刻，忙打手势，让唐国军过来。唐国军摸了摸，一愣，从兜里掏出聚光小手电，扒拉着副市长的头发，照着仔细看了一会儿。

杀手看到唐国军浑身一震，松了手，朝后仰了仰头。仿佛副市长的头上埋着一颗地雷。

两人把副市长装进大冰柜，然后，经过让人心惊胆战的停尸房，从太平间逃了出来。

走出医院大门，唐国军四下看了看，小声对杀手说：“去他家。”

杀手没听明白：“谁家？”

唐国军说：“副市长的家。”

杀手问了一个他一直想问的问题：“你知道是谁杀了副市长？”

唐国军不回答杀手的问题，说：“他家里肯定有东西。”

杀手继续问：“副市长头顶的钉子是什么做的？我怎么感觉不像是铁的。”

唐国军说：“这个你没必要知道，知道了也没用。”

杀手哼了一声说：“这个真没法说。”

唐国军看了看杀手，说：“那是古时做棺材用的钉子，木头的。副市长头顶的这几棵，不是一般的木钉。这是阴沉木做的，比铁还结实。”

杀手一愣：“什么人现在还会有这东西？”

唐国军一脸的凝重。他没理会杀手，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两人搭车直奔副市长的家。

副市长的家在一个很旧的小区内。小区里没有路灯，没有草坪，没有树木，一排排的楼房，在黑暗中矗立，犹如一只只怪兽。

唐国军带着杀手在楼房间穿梭，犹如两条在黑暗中游动的鲛鱼。

唐国军显然曾经来过这里。他几乎不用仔细辨认，就游到了住在四楼的副市长的家门前。

副市长的家门紧锁。杀手拿出万能钥匙，捅开了副市长家的保险门，两人快速闪了进去。

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三居室。一进门，是个不大的客厅。客厅左侧是厨房，右侧是大卧室。厨房旁边，是一个比例颇大的书房。书架上堆满了书籍。书桌收拾得很干净，只在桌子一侧，摆着一本书。

在路上，唐国军跟杀手说，他们到副市长家，也是寻找“线索”。至于这“线索”是什么，他也不能确定。但是必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物件。

“就像是你在副市长的头上摸到的那些钉子一样。”唐国军说。

借着从外面透进来的微弱的灯光，杀手和唐国军开始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寻找“线索”。





按照官方的说法，八天前，患了严重忧郁症的副市长就是从这里爬到了六楼楼顶，从楼顶一跃而下。

现在杀手和唐国军都清楚，八天前，这个副市长应该是被人杀死后，再搬到了六楼，从六楼推了下来。或者，他先被人骗到六楼杀死，再推了下来。

总之，副市长临死前的一段时间，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。

找了一会儿，杀手在副市长的书房里，找到一个木头雕像。雕像是一个老和尚，老和尚身背包袱长剑，正大步行走。雕像古朴浑厚，极其逼真，仿佛从一个人直接从几百年以前走了过来，来到了这副市长的书橱顶上，躲了起来。

杀手拿着雕像给唐国军看。唐国军拧开小手电，仔细打量着手中的这个老和尚。手电筒照在雕像脚下的时候，两人都看到了“行脚僧”三个字。杀手听到唐国军轻轻地惊叫了一声。

杀手正要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两人突然听到一阵细微却很清晰脚步声。

唐国军忙收起小手电，把雕像放进背包里，拽出短刀，对杀手示意，两人猛然冲了出去。

外面没人。

两人一直冲出房间，冲下楼梯，冲过小区，来到外面大街上。大街上依然是人来车往，一派盛世景象。

唐国军拦了一辆的士，两人搭车，连夜赶回了洛阳。

回到洛阳，天已经微微发亮。唐国军没有回家，跑到杀手在批发市场后面的出租房里，一觉睡到了下午。

杀手先醒了，他从唐国军的背包里，拿出那个木雕像，仔细看着。

光线充足，现在看这个雕像，跟晚上看到的大不一样。

杀手第一眼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，觉得此物颇为诡异，老和尚面目凶悍。现在仔细看起来，这老和尚却显得颇为坚毅。他衣衫褴褛，着草鞋，捧化缘钵，满脸疲惫，却目视前方，脚步刚正。最让杀手觉得有些奇怪的



是，和尚一般都是不带武器的，而这个和尚，却身背长剑，气势雄壮。

杀手正迷惑，唐国军醒了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杀手把雕像放到唐国军面前，问：“唐大哥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唐国军依然侧躺着，瞥了一眼雕像，说：“木头雕像。”

杀手说：“我想知道，这个雕像跟我们要找的宝藏有关系吗？”

唐国军起身，穿衣下床，把雕像装进床下的背包，用手抹了把脸，说：“现在没法说。我跟你说过，现在我也正在找线索。这个老和尚，只能算是一个线索吧。”

## 2. 老和尚

唐国军回家后，好多天音信皆无。杀手给他打电话，电话也关机。

杀手觉得有些奇怪，就在一天下班后，来到唐国军的家。

两人虽然交往了很多年，杀手却很少到唐国军的家。唐国军在批发市场打工，他管仓库，在仓库内有一个小宿舍，平常唐国军很少回家，一般都住在这个临时宿舍内。

唐国军的家在老城区八里窑附近，是一处简易出租房。

杀手坐公交车，在八里窑站下车，想到唐国军的那个一直病恹恹的老婆，杀手走进路边的超市，买了一盒电视上广告做得正火的江中集团的太太口服液。他提着口服液走出超市的时候，在超市门口，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和尚。老和尚衣衫残破，手捧化缘钵，正在接着一个老者施舍的米饭。

杀手看到这个化缘的老和尚，脑子里突然蹦出那个老和尚雕像。他心里一愣，退回超市内。在超市内暗中观察着老和尚，一直看着老和尚捧着钵子走远。

路上，杀手还发现了两个瞎子。这两个瞎子背着大大的铺盖卷，铺盖卷上扣着个大脸盆。两个瞎子手持竹竿，缓慢地走在人行道上。

杀手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八年，第一次看到这种远道而来的瞎子。他从





这两个瞎子身边路过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的酸臭味道，他差点被熏倒。

走了几步，他不由得转身，又看了两眼那两个在苦难的深潭中蹒跚的边缘人。他突然有一种感觉，觉得自己与他们殊途同归，都是这个社会的瞎子。杀手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，稍稍一愣，赶紧转身离去。

唐国军家里没有锁门，但是没人。

杀手觉得有些异样。他推门进去，打开灯，看到狭小的家竟然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杀手在屋子里转着圈看了看，在茶几上，看到了那个木雕和尚。

同乱七八糟的房间不同，茶几上很干净。除了木雕和尚，上面还放着一块锈迹斑斑的小铁块。

杀手拿起小铁块看了看，才发现这个小铁块竟然是一个箭头。铁质箭头锈蚀严重，尖端锈没了，又跟泥土等杂质粘在了一起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不规则的小四方块。

杀手拿起木雕，仔细看了两眼，才发现这个木雕不是他们在那个副市长家里找到的那个。

他们找到的那个木雕很沉，像是个铁蛋子。杀手从书橱上拿下来的时候，差点没抓住。而现在这个，却轻飘飘的，像是纸糊的。

再看这个雕塑神态，显然跟那个差太多。原先的那个眉眼清楚，眼神坚毅，而这个却眉眼含混不清，眼珠子都没雕出来，显然是个赝品。

杀手正惊愕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在家吗？”

杀手一激灵，忙放下木雕，朝外看去。那个在超市外看到的老和尚，正一手托钵，一手立掌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杀手终究是经过些风浪，马上意识到，这个老和尚此时出现，应该大有蹊跷。

杀手边朝外走，边说：“师父误会了，我是屋主的朋友，正巧路过这里，进来看看。”

和尚看着杀手，温和地说：“老和尚知道施主不是屋主。老和尚只是想知道，施主是否知道屋主去了哪里？”

杀手走到离门口有三五步远的时候，站住了。他看得出来，这和尚虽然一直笑着，却钉子一般扎在门口，不想放自己出去。

杀手拧着眉头，假装在想问题，边装着不在意的样子，边徘徊着朝门口移动。老和尚一直微笑着看着杀手，却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。

杀手正无计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杀手灵机一动，接了电话：“喂，喔，是王警官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喝酒？这么晚了才叫我喝酒？我现在在八里窑啊，对，八里窑唐国军的家这儿。什么，你在七里香酒店？很近啊，好，我在这儿等着，你开车过来接我吧。好，好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了。什么？叫着唐大哥？我现在找不到他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好，你来了再说吧。”

杀手边信口胡说，边拿着电话，朝门口挪动。

老和尚听到杀手的话，有些迟疑，朝后退了一步，转身朝两边看了看。杀手抓住这机会，朝着门口就冲了过去。老和尚出手阻拦，杀手手持短刀，朝着老和尚虚晃一刀，老和尚下意识朝后一退，把门口让了出来。

杀手趁机冲了出来。大街上车水马龙，正是傍晚人多时候。杀手边跑，边听着手机里的女朋友骂他：“你吃错药了啊，在胡扯些什么……”

杀手怕老和尚追上来，从街上拐入胡同，七拐八拐，一直觉得安全了，才停下，打了个车，回到住处。

下了出租车，杀手四下观察，发现那两个背着铺盖的盲人竟然安然坐在他住的楼下，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家。

杀手虽然不知道这瞎子的来历，但是这些天的经历，让他几乎变成了惊弓之鸟，这两个突然出现的瞎子，让他觉得怪异。

杀手不敢进家，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，跑到女朋友的住处住了一宿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杀手早早溜了回来。他先围着住处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瞎子的踪影，才回到家里。

杀手在批发市场有个卖包装用品的小店，因为竞争厉害，杀手又不善于管理，小店只能勉强运营。

吃了早饭，杀手去批发市场。在市场入口，杀手看到唐国军的两个小弟兄。





这两人是从本地乡下来洛阳打工的，认了唐国军为大哥后，也都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，在这个小市场给人送货，混口饭吃。

两人看到杀手，跑到他面前，把杀手拉到一边，问唐国军哪里去了。

杀手很无奈，说他也在找唐大哥呢。

两人说这几天唐大哥不在，那几个东北人又来找事呢，今天一早就蹲在他们拉活的南门，他们不敢过去。

杀手一听那两个东北人，冒火了，让这两人带着他去。这两个小兄弟，看大名鼎鼎的杀手大哥要替他们出头，高兴坏了，忙不迭地跑在前头带路。

这几个东北人，跟当地的黑社会勾结，强行向一些商户和在此地卖苦力的底层百姓收“保护费”，唐国军曾经带着几个兄弟，把这些东北人和几个黑社会的头头狠揍了一顿。后来唐国军在三王峪差点送命，医院里躺了三个月，回到这里后，杀手发现这几个东北人好像是有了更有力的靠山，这几天就不断在附近转悠挑衅。杀手早就有了收拾他们的想法。

三人来到那两个东北人的面前。

杀手曾经是这个市场有名的狠角色，当地的黑社会也没人敢惹，这两个东北人自然认得杀手，老远就打招呼：“大哥。”

杀手哼了一声，在两人面前站住：“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个笑了笑，说：“大哥，干啥啊？我们就是过来玩啊，您不会连我们到这边站一站都不让了吧？”

杀手说：“你们随便站。要不是来捣乱，躺着也行。但是以为唐大哥不在几天，就可以欺负他的兄弟，那你们就是想挨大哥的铁板烧了。”

唐国军打架喜欢抡着一块大工字钢，挨谁身上，必定要掉一层皮，红肿一两个月，唐国军称之为“铁板烧”。

这两个家伙都挨过唐国军的“铁板烧”，听杀手这么一说，都缩了缩头。

其中一个讨好地笑了笑，问：“杀手大哥，唐大哥……还……还能回来？”

杀手听这话有文章，警惕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唐大哥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”

另一个补充说：“杀手大哥，我们没说唐大哥不能回来啊。我们就是问问，大哥……大哥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

杀手问：“谁让你们问的？”

两人显然没想到杀手会问这个问题，第一个先说话的愣了愣，说：“没……没人，我们就随便问问。”

杀手冷酷的眼神杀过去：“跟我说实话，咱就是兄弟。敢骗我的，大概是不想在这儿混了。”

两人对了对眼，另一个说：“杀手……大哥，真没人让我们兄弟来问。就是……就是有人给我们钱，让我们帮忙打听一下唐大哥的下落……”

杀手张口便骂：“你大爷的，这不一样吗？是谁找你们问唐大哥下落的？”

说话的这个吓得缩了缩脖子，说：“一个老和尚。”

### 3. 危险出租屋

杀手来到自己的店铺门前，刚要开门，手机响了。是一个叫黄七的朋友打来的。这个黄七也曾经同杀手和唐国军一起到秦岭寻过宝，算是个可以信任的朋友。

据唐国军说，这黄七是四川人，祖辈靠捣弄古董为生。在寻宝鉴宝方面，颇有家学渊源，在洛阳甚至河南，算是高人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河南平顶山发现应国墓地，黄家在其中功劳不少。其时，黄家已经研究此古墓多年，并确定了位置。当发现政府也开始寻找古墓时，知道不敢造次，就顺水推舟，让人把古墓的信息透露给了政府。政府很高兴，还奖励了黄家。

黄七问杀手在哪里。杀手说刚到市场，准备开门。黄七说别开门，你赶紧过来。杀手觉得奇怪，说有什么事儿啊，我得做生意啊，我这店好多





天没开门了，总不能永远不开门吧。

黄七说是唐大哥的事儿。

一听是唐国军找他，杀手惊讶了：“唐大哥在你哪里？他的手机怎么打不通啊？”

黄七的声音有些疲惫，说：“你来再说吧。快点儿。”

杀手不再犹豫，出门，打了辆车，直奔黄七家。

黄家人很少与人接触。黄七也极具黄家人个性，独自一人住在老城区的一幢老房子里，房子黑洞洞的，大白天都拉着窗帘，也不开灯。据唐国军说，黄七在晚上也极少开灯。他的眼睛在晚上，跟普通人的眼睛在白天一样。

那次杀手和唐国军在黄七家黑洞洞的屋子里，跟头发老长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、两只亮得吓人的眼睛的黄七说了一会儿话，杀手就有种在大白天遇到鬼的感觉。

从黄七家里出来，杀手站在太阳下，狠狠地呼了几口气。连唐国军都感叹说，这个黄七是站在地狱入口，脚踏阴阳两界的人。

杀手来到黄七家，在门口犹豫了会儿，才敲响了黄七家的门。

稍等了会儿，黄七开了门，让杀手进来，又把门关上了。

从阳光灿烂的太阳底下，进入这黑屋子，杀手适应了好一会儿，才勉强看到屋子里的东西。

黄七给杀手倒了一杯茶。杀手觉得这种怪人大概永远不会洗茶杯，就没敢喝。

杀手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黄大哥，唐大哥到哪里去了？他有事怎么不打电话找我，却让您找我呢？”

黄七自己喝了一口茶，幽幽地说：“唐国军遇到麻烦事儿了。他现在不敢用电话，只能托人来找我，让我跟你联系。”

杀手急了：“唐大哥现在在哪里？他没事儿吧？”

唐国军曾经救过杀手一命。并且杀手跟着唐国军第一次去秦岭寻宝的时候，唐国军对杀手一路照顾得比亲弟兄还要亲。因此杀手对唐国军很有

感情。

黄七用那两只闪亮的黑眼珠闪了闪杀手，说：“他没事儿。他让我捎个话给你，让你照顾一下大嫂子。还有，这五千元钱，你送给她。”

黄七从茶几下的抽屉里，摸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杀手。

杀手接过信封。看着低头喝茶的黄七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黄大哥，您真的不知道唐大哥住在哪里？”

黄七声音冷漠：“不知道，他只告诉我他有了麻烦。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别人不说的不要多问。问多了，对别人不好，对自己也没好处。”

杀手知道黄七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，知道问也没用，就告辞黄七，在街上买了一兜水果，按照纸条上的地址，找到了唐国军老婆住的地方。

还是一个狭窄的出租屋。杀手不明白，唐国军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一直不买房。

唐国军的老婆有病，常年吃药，勉强能照顾自己。大概是唐国军很少回家的缘故，这个一脸茫然的女人，接过杀手送来的钱，也没有说什么。缓慢地移动身子，去给杀手泡茶。

杀手听唐国军说过他和老婆的故事。唐国军早年父母双亡，十五岁就成了下乡知青，在知青点，一待就是十年。这个女人当年也是知青点的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两人互相怜惜，常常互相接济。

有一年过年，知青们都回家了。唐国军和这个女孩在老乡家吃年夜饭。唐国军酒喝多了，发酒疯，非要跑到一个池塘里溜冰。女人只好陪着他去了。那个池塘有老乡凿开钓鱼的冰窟窿，一不小心唐国军掉了下去。这个女人竟然不要命，直接跳了下去，死命把唐国军从冰窟窿托了出来。

唐国军喊来了村里人，把女人救了上来，送进了医院。女人命保住了，却落下了病根，不能生育，身体虚弱得很。

唐国军曾经跟杀手说过，他听说只有瑞典能治好女人的病，他拼命弄钱，就是想把女人送到瑞典去治病。

杀手不忍多看这个孱弱的女人，说了几句话后，匆匆从她家逃了出来。





此时正值中午，阳光明媚，行人如织。这个世界，显得很光明，秩序井然。

杀手却知道，在这平静的表面下，诸多的暗流涌动。历史的积淀被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给挤兑到了时空的角落里，貌似渺小灰暗，却根深蒂固，深不可测。

他明白，现在的他和唐国军，已经被卷进了这历史的暗流中。暗流会把他们带向哪里，一无所知。

没办法，像他们这种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社会底层，也许只有从历史的积淀中捞点好处了。

杀手回到家，想想还是心有不甘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又来到了唐国军曾经的住处。

他装作从他屋前路过，走到他屋前的时候，只是朝屋子瞥了一眼。

这一瞥，让他不由得站住了。这个昨天还开着门的出租屋，今天竟然大门紧锁，门帘也拉上了，仿佛唐国军刚刚从这里走了出去。

杀手强忍着没有走过去。

回到家里，他给在市场拉活儿的两个小兄弟打电话，让他们早早收工，下午睡一会儿，晚上去唐大哥的出租屋附近监视着。

两人纳闷，问大哥的出租屋有什么可监视的。

杀手说你们不用问，这是大哥的意思。你们不要靠近房子，也不要进去，在附近看着就行。有人过去，或者有什么事儿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特别要注意一个老和尚和两个瞎子。如果看到这两种人，马上打电话给我。

两人答应了。

晚上，杀手临睡之前，坐公交车来到唐国军的出租屋附近。借着淡淡的灯光，他看到那两个小弟兄在唐国军屋子对面，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。虽然没有光明正大站在唐国军门前，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，他们是来监视这房子的。

杀手骂了一句，打电话给他们，让他们离唐国军的屋子再远点儿，老远能看到门口就行。



杀手看到这两人起身，朝着一边的一个小超市附近走去，才回到了家。

睡觉之前，杀手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，放在脑袋边，便睡下了。

手机一夜没响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杀手吃了早饭，来到市场，在他们等活的南门口等那两个小兄弟，一直等到中午，也没见到两人的影子。

杀手不知道这两人的住处，等人不来，只能再给他们打电话。这次电话通了，杀手破口就骂：“想挨揍是不？怎么半天才接电话？”

一个阴冷的声音说：“先生想揍谁？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挨过揍，先生莫非想破了此事？”

这人的声音好像从地底下三千里处冒出来的，冰冷之极。杀手不由得打了个哆嗦：“你是谁？手机怎么在你手里？”

“先生，你好健忘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们应该见过面，在唐先生的屋子里。”

杀手记起来了，这是那个老和尚。显然那两人落在了他的手里。杀手大骇：“我的那两个朋友呢？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们？”

老和尚声音平稳：“先生不要乱说话，你的那两个朋友好好的。我是一个出家人，不会伤害他们。如果先生能告诉我唐先生的下落，我也不会再为难先生。”

杀手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唐大哥的下落。我到唐大哥的屋子去，就是找他。”

老和尚笑了笑，说：“无论先生知道或者是不知道，都不会说知道的。那我少不了还要打扰先生，先生多原谅。”

老和尚的声音不紧不慢，却透着一股狠劲。连一向以狠著称的杀手都感到对方的气势压人。他硬着头皮，质问老和尚：“师父是出家人，讲究与人为善，为什么要追杀唐大哥呢？”

老和尚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唐先生涉嫌杀人，杀了一个副市长。他的手下还跟踪过我，要不是我老和尚命大，恐怕现在已经被扔进河里喂鱼了。”

